



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甲 到難附錄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箕

古跡

宋武受命壇記

風后八陣圖記

陵廟

女媧陵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水石巖穴

曲江池記

太湖石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乳穴記

到難

外物

醉鄉記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及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



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  
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胡戴拍搗徐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  
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魯之國而近  
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  
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  
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  
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  
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垂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  
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補已  
散聖必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  
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興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  
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  
其維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脩  
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億數  
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陣所  
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  
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  
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特發狀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  
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  
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罷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  
是既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  
方於空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  
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  
勝三軍御侮萬里故項藉得之以霸西楚豈布得之奄有九江漢  
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獯狁拓大夏然則聖圖幽幾未  
始有涯大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  
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  
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發於



升平堙淪不書或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  
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弱者媧皇陵也夫巨  
靈壁大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  
固不漱之爲黃壤泊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  
然之後訖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小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靈濼漲之兩湮沒  
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阜曠參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  
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  
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  
九州況乎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斲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  
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杳林羅物象莽莽蘆葦寧  
非止水之餘嶰嶰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  
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實雁肝響鼓箏黃而吹  
笙由是憶憶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  
奠焉塚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雉蘇  
自焚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  
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  
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宗  
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  
觀而志之爲城塚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  
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之讓讓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  
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筆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方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  
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  
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出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  
保無欲之貞古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鄉食如在玄風可想至德  
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鳴呼之篆尚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名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求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軌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闡壺之  
內外正孟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  
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誓幣  
宜列於軒廟春秋禮薦俎且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  
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  
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  
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謐詩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既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中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鄉食用春秋禱災徵祐餘靈影響晉大中十  
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培未臨籌詩以當道觀察支  
便奏承空闕到郡之二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  
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  
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  
而成心非賀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  
受俗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編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  
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  
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羣吏乃自



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艱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穿窅港洞生泉哈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秋然黃河作其左漸清渭爲其後迤邐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硤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堦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天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泚夫外則廓以靈海道守夫內則融乎此泚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曰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在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割趾鈎陳定位地迴帝室秋成啟池既由我署纒成伊去貞主魏魏龍蟠虎據爰自中而執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疏白王君之墊際潢汙入其洞澈誚誕整以下澄汗盞隨其佳氣蕩揚鬱攸而上城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亞含和石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漕北之飛鴻斜窺澹泞見絃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縵重樓天矯以登眈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吐所襟潛滉養電燧凝煙吐靄瀉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袂袂則就繁平芳汀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眩日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



八音成文于上空磅礴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黠藹敷俞天人  
曳雲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  
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溥溥瑞見祥形其或淫洩  
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駭妖生禍覲其棲  
神育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  
棄日無名以多暇詢竒覽物得之於斯曷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  
碩老天公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  
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  
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  
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  
邑非可謬割一山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  
意我皇唐運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  
毒替負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澗  
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助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  
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  
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自玄晏先生嗜書愁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  
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  
嗜之何也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  
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  
河維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  
聚大胡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  
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  
年間羸蟲至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  
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具官神  
人者有緝潤削成如珪瓊者有廉稜銳劇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  
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列雨晦  
之夕洞穴開噫若欲雲歎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



之曰巖殿學雲湛對若拂嵐撲黛竄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縷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日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恠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瞻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巖

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綽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皆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匪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化負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治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日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摩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果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祥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安于南裔水浮滇波陸上青山或時書短宿在林壑繇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束勢合如屋厚拜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死矣倦躡羽容霓色霏遠瑤局加以上其戴霄峯中流晴溪碧闌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壑有巫於朝日乳枝凝斷而聲落松籟踈風而瑟續不書其音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魯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圭龜山抱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耶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藁也宰於滇陽蠲筭范緩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鋸盤石注自峭絕壑形渠渠忽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澗飲水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向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蒙矣大凡人間踴東難有閑日瞻彼石室爾予之到者誰耶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為南郡節掾手持密轄首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為逸人張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百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龍宮瑤室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將達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 上谷侯著 河南史傑 清河崔存慶 存軌 蘭陵蕭又 上谷侯從直 清河張君奭 張甫 釋澄雅 智捷 明則 成文後一月琰石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互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冷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其精無愛



情喜哀感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樂繁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奔甲子而逃箕子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芳命公且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故三季刑措不用下逮幽厲之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稽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有是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得游焉故為之記

文粹卷第七十一

文粹卷第七十二

記乙 摠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御史大夫壁記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監察使壁記

秘書郎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問國庠記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己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化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



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真不可以擅奪主澤不可以擅奪君  
恩不可以擅問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  
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刺言於人財不可  
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  
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謹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  
之故曰廟堂之上罇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擬有刃有斧鉞有鳩毒  
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  
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彊之  
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  
機紅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  
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  
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  
總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有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  
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  
御史臺再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問之聲達于  
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  
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監之  
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  
右巡使二人公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  
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  
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  
爐烟起天子負斧宸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  
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得殿內其職益繁其  
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  
尚臺則緹敷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  
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  
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  
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正育之



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懸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  
小吏有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空而入誼諱狼藉其態  
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  
耶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聽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  
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  
嗚呼以御史之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  
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  
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  
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  
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琅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  
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  
果以寓直省院為歎廼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即時啟於中丞曰此前  
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相署之光乎實弔儀吾府之多也皆  
佐其意事得聞於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  
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 直省院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美

公松瑞道衙衙人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陸實聞京師  
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園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  
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俊惡名氏遷次未也知東西之舊則備今用  
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  
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  
不清廉簡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  
見并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惰  
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  
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  
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復道李公異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  
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  
紉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今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  
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  
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  
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良蓋委蛇  
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聽記既彰善而不黨  
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肯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  
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  
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  
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  
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青者在此與視  
焉而莫之改豈是參際如其難乎予也魯安乎他即與書之俾復其  
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論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  
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濠  
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責卒迫徵科若干不如  
期以軍法從事于濠取額外也自今請非詔敕不徵廉使曰諾濠  
州每年率供武營軍將士糧二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  
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郡式外不入廉  
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  
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  
巫而倍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斂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  
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曩靈柩歸然者有棺槨分圻骸骨縱橫者  
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道守之耶下  
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答二十鰥寡獨力不任者  
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  
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今日能以禮道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  
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  
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



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于土中耶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耶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曰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決旬適至濠上自觀其事兼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幾焉劉公洽郡嘉績美事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寶滿

熙寧虛出之二年濠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路凹亞相覩雜視一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兒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骸者揜明年春夏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營務鼓角器械廳堂登覽皆濠斷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夫以之濠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有韓刺史張

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為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翻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老儒碩老罕云遇此成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敷正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首文也華昧學淺藝寡命維裕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伴在位者肅知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鷄時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錯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昭敬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明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符以名曹用諸曹功之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在瀋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心較下啓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公補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未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顧南曹之任其後或認同曹郎分主之或認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於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否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開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三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敦廉直清方敦實風既采矣村邁乎羣倫貞元十年

冬辭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麻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賢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譴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銚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立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琴瑟瓦夏擊之樂篋簠綴北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醜竿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上夙禮之童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君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塵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山陰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下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宏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認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宋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離校或決科而登館殿舍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



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祭筮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矣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位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後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覆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四

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相矣與公為黨與自立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立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十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二萬時祭酒嗥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士涂未克以儔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瀆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



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雝校既精白黑彬  
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  
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  
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  
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  
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詠以時切切祁祁  
不邀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督宗之事得以  
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  
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其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  
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  
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

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  
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  
道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貌爲圃矣  
心益惑復問道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道者曰此積年  
無齋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宮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  
堂堂中無机榻有蒼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  
復爲道者引又至二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  
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  
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  
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唐堯  
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  
屋室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  
之時天下之屋室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虞之道  
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  
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



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竝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渾蜀禱於郊廟梟首逆首極致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滇瀾無波兵蓋可以象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無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宏宏鞠為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隊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文粹卷第七十二

文粹卷第七十二

記丙述附德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附

池州重建大廳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江州司馬廳壁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不冒與三竝曜繼明嗣睿禹其始於十一聖聖謨熙載十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嶺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閩撫安餘眾且理于輦而觀祭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汚俗人既沐浴必潔清物無天傷及身遂性命不化化不凝凝感聖德也豈待中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乎以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



是元凶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  
任皆亡公之徒與皇孫其故義聲一呼歟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  
與為逆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堂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  
紀者不特其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  
前政往績不俟咨者訪耆搜舊籍索圖升斯堂昆哥辨論原茲邦成  
其來遠矣曰大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  
也武德中為都督府亦為都督府而將曹戴漢充五州隸焉其觀  
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是帥據據罔率訓  
典改易升降名稱濁清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四公奉詔權  
兼公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  
來刺史官民及遷改之次既遺廢棄難以究詳諸史官異有備于  
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工百已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  
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撝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

其對是紀其數具區其意極補鐵編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海所通舟  
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  
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  
督他州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亦晉則顧府君秘  
秘子衆陸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古則謝莊張永褚  
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惔張謨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  
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顯魯公忠烈也袁紹事高謙正也劉貞父  
全白文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  
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  
孔聖敘鼎天下重靈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  
統諸道鹽鐵轉運一牧既陟准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浦者復  
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頌於是拓郭獲衆就便除害政之餘力  
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幸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  
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惣兩家  
之說收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歲刑



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竦神生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  
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顧況述

古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言為富州民朋吏鬻分土取政蓋以近歲遭茲不幸忽繼  
無狀八官以降為者羞惡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段者侵欲而不顧法  
州遂廢廢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留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罷  
褻賜以公榮及在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察如絲視胥吏胥吏  
涕如粟言其官皆昧然如醒登廷其民皆茫然而疲公噫昭良久  
於是大出典典為之開之必循省簡便建之以勤而練密凡事從宜  
變約以知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以容墨俗斯息單  
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於無事百姓扶  
老提攜車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蒼蒼公能一雄亦為銘銘亦  
為輟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歸寡有怡  
流亡既一徭稅先具汚涉盡開嚮覆官倉倉無一糧公乘幾時積  
嚮關官庫庫無欠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屬瑞霞落落降降味

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際非維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  
是為得規制為之焉書中丞院在而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北院  
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  
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  
院畢就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撓號為御史臺中  
書南院院門北闕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  
軒入院門分東西相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藩迴話曲曠  
之為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欂栌棗棗稅麗而不華門楹戶牖華  
而不侈名木脩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于几桼筆  
硯簾幌茵榻果篋茗器皆新作也從官定有士役夫走馬勾稽桼  
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參謁入吾門  
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頽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為此者何  
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曰宸居堂陞未有耳目聰明堂陞峻正  
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女姦臣賊子盡滅  
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



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  
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  
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摺紳觀者命為御史此臺聞者謂之  
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  
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另題中丞雜事  
洎三院上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  
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  
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  
與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獨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  
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善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  
相關則大夫遷或各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  
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山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

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  
焉距義寧至先天登空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  
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激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  
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恆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  
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  
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  
者二人尊號加老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  
也昭融禮經嗣續入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  
動靜可以訓旅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  
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七口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  
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  
用不臧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  
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  
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寮或此故



實授簡之因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五生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仔而不論振古未也猶以為成歲次具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數名實主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詰邪佞延賤賢員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正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寡挾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拍額則周行振發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葺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刑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

晉公語中變興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文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駟鞍之役韓厥為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超以軍司馬從之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



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  
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  
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  
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敷詩閱禮之學當節府  
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徽奉中權之旗鼓戒群帥之鏡獨  
師律既和軍容不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  
國貴種以禮綬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  
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  
誠以足兵以實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  
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  
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  
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  
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  
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  
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却軍於

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  
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  
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  
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成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  
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居中長史理人有  
亦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  
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干壁云大曆五祀夏五月丁  
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旺以鎮定邦國  
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  
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  
閑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  
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  
盧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子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閑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瞻覽觀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物於諸侯前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貪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次員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羊食志志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

也江州左匡廬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遊游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矣是郡南樓山北樓水益其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甚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德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二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一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蠶石之贍殖苞籩韡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宰相關隍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



年百姓割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无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不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儂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民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刺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詒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法發斂盛糧

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保嚴吏家慰懋民口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將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敬言可故政刑之簡暮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孽合兄弟之祈居者而民以養醫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閉閉以密與蒲余既堙厄片置於此始來而弘曲辰揚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筆談既度益久得實其聞乃刻山石饒聽辟成之以觀亦以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峇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上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洫王尉則仕義周身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興晉南尉洎漢則復命系祿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均次均曰縣次縣曰上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望縣出于百身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縣之最非最之縣無與焉縣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丁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繁而上薄尉比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薄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誅雖一命之官其為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  
此類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  
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司法司主盡在形之國  
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主主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  
七指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  
屬僚八九支分其職一理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不殊其  
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  
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  
義授為鄭自上累其聲名為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二舉進士  
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為十月又  
言為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  
鄭安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若譜上壤廣秋物產  
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文粹卷第七十三

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丁書附物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韋

號州三堂記

廬山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盧郎中齋居記

廬陵所居竹室記

西軒記

書宣州墨嶂樓附

李白酒樓記

新修滕王閣記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宴喜亭記

白頭亭記

穎亭記

二公亭記

零陵萬石亭記

沔州秋興亭記

郢州子監亭記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處退必  
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  
以蟠蟄乎高齋清地其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



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  
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  
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訓居德  
樂善吾何其成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  
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  
之幽素易綺紉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  
深入重荷迴塘屈盤蒼鳥交映瀟灑轉於環堵蓬室起於中庭浩然  
天成孰曰知夏及春之日衆木花拆岸鋪島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龍聲擗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沂沘環迴隱映差池  
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  
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魚烹火  
雲隔林無光虛蕙沉沉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  
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鵬掃林蒼鬱洞開大華爽氣出關而  
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鷺寒沙露滴  
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

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榻  
瑤階如貝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淅淅終夜有聲此則  
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  
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  
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  
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鯨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  
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  
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  
焉坐肅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  
通家之愛獲拜林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  
筆遊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  
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於寺間其  
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



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回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  
柱二室四牖廣袤曲長殺一餅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敬南窗  
納陽日虞和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墀堦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爲幕  
窻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  
道佛書夏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晚竹樹雲石自  
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空再宿心恬三  
宿後頽然吟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  
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  
幾百尺脩柯戛雲危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  
薜蘿莖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成罍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  
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琤琮雜木異草蓋覆其  
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  
燂好事者見可以求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  
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

泉脉乃綫懸自蒼注切巖巖如貫珠乘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  
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  
虎谿月又有鐘峯雪陰晴顯晦皆自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  
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  
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  
融寧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  
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  
二日聊覆篋貫士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  
一日蹇利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  
時地與我所交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  
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以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  
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  
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村長老湊朗滿晦等凡十  
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別選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選緒節闊達志遐遠舍和而不假終推誠而  
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其清外若可離其中其靜夫求賢達之趣當  
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詭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  
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宜幾慎道亦較心曠人或未  
覩吾能知之大厝具羊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  
林不斷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却暑  
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甍前有芳樹珍卉輝  
娟脩竹闐闐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  
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閎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群書萬卷  
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今者其名不  
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  
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  
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家矣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  
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朔清風凌顛氣翺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虛衡增繳不能為患  
甘芻豐秣羈執駿驥首冠鍍錫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  
始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  
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部之老則仁人靜士或伏自  
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  
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  
人夷堆埤實窪甯尋尺無遺材草亦不移植書室齋亭成於指顧  
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  
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  
鵠之冥冥捨駸駸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  
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  
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二日趙郡李華記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暉乎春曦彤乎夏溽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



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列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一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濕故腎脇欲燥人之外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列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又綵不能動且榮而必謙其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泊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唐屢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椽椽破者為雷削者為障曰者為樞篋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錯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雷并襲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鄉間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不為妖且火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且矣天地之氣不能易

西軒記

柳宗元

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嬉思其治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其能永永以燦予書其辭于壁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舉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力地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合林麓甚衆於是斲金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斲金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一其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壘亭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比日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據亦



雄眈競後由是察步逾千方目相睽則壯邦麗解之動漣在第二敏  
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棹雲雙返此屈身者以澄曉昏頓入文  
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既水舉爾建不盡也然  
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器緒至越活筵走奏  
榻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數嚮之廢舉四美悉估而  
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  
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  
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  
匹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  
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既木今不可默夫北望  
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哉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  
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讓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  
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蹋道沙子門戶等  
咸有曲百成於新致舉之則縵將煩於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  
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  
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  
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  
甘之後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  
今為天下唱自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  
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  
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  
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淫雅曰混黑白或  
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索  
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蕊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  
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  
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井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  
太白觸之強乘文之險清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  
蘖是皆其聰駁其明醒則移於賦詠自乎醉而生醉而死徐思



之使大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卒而死生也  
當時骨鯁忠赤處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  
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凡缺椽蠹雖推兒牧豎過亦指之曰  
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序滕王閣序王勃作賦今中丞王  
公為從事日作修寫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  
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夏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事斥  
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  
多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以為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  
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  
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  
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六者驛聞小者立變  
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  
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  
丁亥攝陽程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俗時適體未盡其  
要則夏寢之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中古乃有樓觀臺  
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堦鬱也樓則重構  
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  
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高  
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  
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  
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曾同正負天水芙蓉  
山連蒼梧炎氣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曾次  
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痺而  
不擇爽塏以蕩夫汗虛乎因問風俗相原隰東里所共得奇阜高  
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二公之以登湖萬里壯之以危



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紐以敷龜之首以止旌輿以迴梯假漁舟而上陟萑煙茵草翫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也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嘗笑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訟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慙之乎遂借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壞當上頂誠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方圍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朽焉一心百身蜂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曰斤斧之功畢二之曰圻畧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亘以出詒飛然榮異而四者雲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履頽壤以垂輪囷通以虹橋綴以綺

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八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其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棟板檻之府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以久洽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



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皆城之圍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刊之上  
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  
隍館宇之多旗亭闐闐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  
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  
昏明易色指遥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  
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  
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詰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游觀之所洪  
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必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  
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旣縣世伏匿一朝發朗又何能  
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  
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  
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  
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啟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  
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  
其居之後立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  
泉激葦葦襄焚樵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立陷者呀然成谷窪  
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  
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者既成愈請名之其丘  
曰侯德之丘其敞於古而顯於今有侯考選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  
振路焉之瀑谷言德瀑言谷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之瀑谷言  
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  
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  
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魚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  
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在穴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  
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  
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猿狖所  
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旣聞而厭身今其意



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作李公成室於終茲用曰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其布九邑下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叢流以道守其氣其上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知以懷之故事存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里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村郡不能深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保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谿而即焉白沙如淨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縣雲縹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茲茲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隴

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止揭大亭二焉脩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莪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且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鈇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翠管辛荳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紫葉振紫落英飄颻灑空浮水夫曰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威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護外則差砌宜以白蘋開之紅藻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旆旌綵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箏以落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為邦之成績作甚之良規參台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殿置皆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筇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谷其初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己卯歲冬一月予將  
浮泚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自覽亭之崇構舉書  
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頴亭記

陳寬

秋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頴水  
直北劈地而來若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  
與大隗等列嶺羣峯而來崢屹不得進蹭蹬却倚三十六嶠若立指  
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  
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  
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今六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疾  
覽為讓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頴陽達許昌皆漢  
郡頴川屬焉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疾于人而不避者吾  
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安有與爵而稱曰吾斯  
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誦名之頴亭遂名之若使解推乃子值良辰嘉  
賓三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誌俾覽者懲

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巖巒巒豐迥精會奉其旁達都城  
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潄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平波裏橫熒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睇一睇工  
趣萬能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  
乎群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時聞關通途左  
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  
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  
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人心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  
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  
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一公不忽遂以為號少才藝忝于文曾觀光上  
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秘芝蘭亭姑蘇之華亭  
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曰休宇猶在或基址未沒  
山川物象徧得而臨見方之於此遠有勲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下地  
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以自知之古之制製器物造  
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數古而為之章台老小子掌



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首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之以為邦  
策在位實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  
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水其墟伐竹披奧歛  
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煥若奔雲錯若百其若怒者虎鬪企  
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顧睜目疑若搏  
噬於是剗闢朽壤前翦焚榛穢決滄溝道伏流吐以為疎林洄為清池  
寔多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刀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立絕沉于淵源莫究  
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毛老雜然而至曰  
吾濟生是州藝育是野眉厖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也出設茲神物以  
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  
之曰萬石亭者毛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重狀物而已哉然  
嘗六為二千石既高麗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歎之去續未洽于公

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  
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  
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士右丞筆筆筆貌于郢之亭亭在荆每有  
觀之志四年策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桓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實則先  
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公曰焉有賢者之  
名為趨斯走養長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公為日休  
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  
書字曰責况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  
之弊一朝而去百祀謂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  
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三







